

作为“追忆”的互文：李德裕的“平泉木石”及其文学意味

潘静如

平泉庄与其说是一个居住之所，毋宁说是一个眺望、追忆之所，是李德裕宦海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但在人事变迁之中，它却代表了“奢”与“妄”。不论是李德裕自己的生平出处，还是平泉木石的成与坏、残破与流离，似乎都变作了一种矛盾、讽刺的存在。

古代文学中，不同的意象往往有不同的意味。陶渊明的“桃花源”、马少游的“款段马”每每凝结为与世隔绝、澹然自足的象征，而李斯的“上蔡犬”、陆机的“华亭鹤”，则往往表示对往昔生活的追念，当然也包括了当前宦海人事的悔恨与否定。这些意象，一经创造或一自出现，便浓缩为一种符号，镶嵌在士大夫的文字系统与精神世界之中。这类符号或意象大多见于唐以前，在迂衍、累积中，化而为一种人人共享的文学资源，类似于拉丁文学史中所谓的“公共财富”。但是，这种“公共财富”，唐以后绝非没有。李德裕的“平泉木石”即是一例。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意象的文学意味在流行变化之中，似乎竟兼具了“桃花源”“款段马”“上蔡犬”“华亭鹤”种种意象的精神。不得不说，在唐宋时期新诞生的经典意象之中，“平泉木石”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

李德裕的“平泉庄”

论名气，李德裕的平泉庄，堪居石崇的金谷园、裴度的绿野堂之列。据现存文献，李德裕一生为平泉庄作的诗多达80多首。但验之李德裕的生平，他住在平泉庄的时间却少之又少。正是因为这一点，平泉庄成为了李德裕在宦海之中一再言及的堂皇而又复远、宁静的“世外之地”，凝结成他生命中一种独特的存在，进而凝结为古典诗文中一种独特的意象。

李德裕的平泉山庄，筹建于长庆、宝历之际，那时他正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其集中有一首诗题作《近于伊川卜居，将命者画图而至，欣然有感，聊赋此诗，兼寄上浙东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鹤》，自注“乙巳岁作”，亦即宝历元年（825年）。诗云：

寄世如婴缴，辞荣类触藩。欲追绵上隐，况近子平村。邑有桐乡爱，山余黍谷暄。既非逃相地，乃是故侯园。野竹多微径，岩泉岂一源。映池芳树密，傍涧古藤繁。邛杖堪扶老，黄牛已服辕。只应将唳鹤，幽谷共翩翩。（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



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236页）

傅璇琮先生指出，这一园庄即是后来的“平泉山庄”（傅璇琮《李德裕年谱》，中华书局2013年版，136页）。结尾“只应将唳鹤，幽谷共翩翩”则照应题目中的“兼寄上浙东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鹤”。“浙东元相公大夫”是时任浙东观察使的元稹。看上去，这首诗所描述的内容非常详尽，似乎是李德裕的亲眼所见，然而平泉庄建在洛阳，他本人仍在浙西观察使的任上。这只是他想象中的建成后的平泉庄的样子。从题目“将命者画图而至”几个字看来，他大约是对着“规划图”来发挥诗情的。假如的确是如此，那么，在筹建伊始，平泉庄就更像是一个瞭望中的庄园，充当了宦海生涯中某种遥远的寄托。

据刚才征引的这首诗，李德裕正拟为他的平泉庄添置白鹤，让平泉庄富于野性。其实，李德裕为他的平泉庄所筹划的，远远不止白鹤。其《平泉山居诫子孙记》云：

经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随侍先大师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会稽，探禹穴，历楚泽，登巫山，游沅湘，望衡岳。忠懿公每维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属目伊川。尝赋诗曰：“龙门南去是伊原，草树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枣熟，梦魂秋日到郊园。”吾心感是

诗，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龙门之西得乔处士，隐沦空谷。处士天宝未避地远游，近废为荒榛。首阳孤岑，尚有薇蕨；山阳旧径，惟余竹林。吾乃翦荆荊，驱狐狸，始立班生之庐，渐成应叟之宅。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除。平生素怀，于此足矣！

吾尝以为出处者，贵得其道；进退者，贵不失时。古来贤达，多有遗恨。至于玄祖潜身于柱史，柳惠养德于士师。汉代郎曼容官不过六百石，终无辱殆，避难以矣。越蠡泛五湖以肥遁，留侯托黄老以辞世，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泽一言，超然高谢；邓禹见功臣多败，委远名势，又其次也。矧吾者，于葵无卫足之智，处雁有不鸣之患，虽有泉石，杳无归期。（《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九，231页）

对李德裕而言，平泉庄的筹建虽然是为了“追先志”，但在他自己，首先是关乎出处的问题，所谓“出处者，贵得其道；进退者，贵不失时”。老子、柳下惠、郎曼容、范蠡、张良、范睢、邓禹都是他所希慕的对象。这个平泉庄无疑承载着隐居一隅、不与人事的企盼。为此，他当然要全力经营这个山庄，“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除”。

江南的“珍木奇石”，在李德裕的那个时代，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爱赏。尽管比不上宋以后文人的精致，但这一风气正滥觞于唐代的李德裕们——

包括李德裕的政治对手牛僧孺。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李德裕以自得而恣肆的笔墨罗列了这些“珍木奇石”（《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九，232页）从行文来看，除了长庆、宝历之际初建平泉庄而外，“己未”（839年）、“庚申”（840年）等年份，他都不断地罗致海内的珍木奇石。这些木、石，广泛来自于天台山、嵇山、剡溪、天目山、钟山、曲房、金陵、茆山、宜春、蓝田、茅山、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

庐阜、漏泽、番禺、宛陵、会稽、桂林、八公山、巫峡、严湍、琅邪台等地。听起来有点讽刺，平泉木石是理想中的偃仰啸歌之地，但却出奇地奢侈乃至奢靡。以唐代的交通运输水平而言，这将是何等巨大、持久的一个工程。

然而，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李德裕在此居住的时间实在太少。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李德裕罢相。这时，距离宝历元年（825年）已经十年，而他还从未去过平泉山庄。开成元年（836年），他到洛阳任太子宾客，才得以与平泉山庄的一木、一石朝夕相伴。时间回到大和九年（835年），李德裕被贬为袁州长史。他作了大量的追忆平泉山居的诗篇。有的研究者据相关线索，推出大和八年李德裕罢相之后，曾道经平泉山庄小住（参见黄晓、刘珊珊《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研究》，《建筑史》第3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80页）。依大和九年的追忆诗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巨大的。不论如何，这种追忆使他在次年（836年）以太子宾客重回洛阳时多了一份欣慰：他终于得以沉酣于自己多年前经营的庄园。现在，不再是瞭望，也不再是追忆，而是伸手可触。这一年李德裕五十岁。

正像前文已经提到的，此后的839年、840年，他又两度大规模地增置了来自名山胜水

的“珍木奇石”。这是因为他仅仅在太子宾客任上几个月之后，就第三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旋即又改任淮南节度使。也许是因为开成元年在平泉山庄居住了几个月的那种真实体验让他难以忘怀，这一段时间他足足写了50多首追忆平泉山居的诗。

这种追忆会成为他的“羁绊”吗？会停止他宦海脚步吗？并非如此。开成五年（840年），文宗崩。秋季，他奉诏入朝拜相。途中，他在平泉山庄稍作逗留，便匆匆投身于宰相之业。一直到他亡故的850年，十年之中，他没有留下一点关于平泉庄的文字。惟其如此，才凸显了他曾经一度念念不忘“平泉木石”的意义，以及潜藏这一意义之后的苍凉的气息。在某种意义上，李德裕早就意识到他所珍爱的那些东西，很容易被现实所掠夺。

“平泉”意象的凝结：李德裕的遥望、追忆与书写

说来有些讽刺，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李德裕为平泉庄所作的80多首诗，竟然没有多少是身在山庄时所写，绝大部分来自客宦他乡时的“追忆”。李德裕换着花样地诉说平泉庄：“山居”“林居”“郊居”“别业”“别墅”。他更换着花样地诉说思念：“怀”“忆”“思”“想望”。它们又交错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不用说，李德裕意识到自己在重复着某个题材，因而他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复，尽可能在有限的、重叠的书写之中，作出看似不经意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这从题目便可以看出，《夏晚有怀平泉林居》《闲眺忆龙门山居》《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近腊对雪有怀林居》《思山居》《春暮思平泉杂咏》《思平泉树石杂咏》《重忆山居》《早春至言禅公法堂忆平泉别业》《峡山亭月夜独宿有怀伊川别墅》《首夏清景想望山居》《思在山居日》《怀伊川郊居》《晨起见雪忆山居》，等等。